

【名家背影】

孙犁和石涛

□肖复兴

读画和读帖,是孙犁先生晚年的重要生活内容之一。当然,这个爱好并不是自晚年始,早在上世纪60年代,孙犁先生就曾经买过不少画册和画论方面的书。只不过晚年的孙犁更有了时间和静心,面对画册与碑帖,可以相看不厌。读画而感的写作,便也成为孙犁先生晚年的重要文字。《读画论记》等,是关注或研究晚年孙犁生活与创作、情感与思想绕不过去的篇章。

通常说,文艺不分家。尽管美术和文学,一靠笔墨,一靠文字,相距很远,但是,自古有诗书画为一体的传统,很多作家都是喜爱美术的。不过,如孙犁先生晚年如此偏爱中国古画并深有见地的作家并不多。看他在《甲戌理书记》中有一节读《张大千生平和艺术》后写道:“余作《读画论记》,内涉及中国绘画发展史,恐有失误。今读此书,余所作时代划分,尚与大师主张相吻合,乃一块石头落地。”其认真和喜悦之情,溢于纸上。

清初画家石涛,是一位在中国绘画史上绕不过去的巨擘,自然,石涛便不会跳出孙犁先生的法眼,孙犁先生在几处论及石

涛。今天,重读孙犁先生论及石涛的文字,颇有意思。有意思,不是就画说画或就人论人,而在于由画到人,再由人到画,互为表里,彼此镜像,犹如醒墨,从而润染,旨在澄心。因此,重读孙犁先生二十多年前的文字,并未有时过境迁之感,相反,依然具有对现实的警醒之意。

说起石涛,即使没有看过他的真迹,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言,诸如“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法自我立”等。他的巨幅山水,他的册页小品,均成为罕世珍品,几乎是所有画中国画的画家必须学习的范本。孙犁先生在《石涛山水册页》一文中高度评价石涛:“其画法,简洁而淡远,笔墨纯熟为天成。开卷其作风自现,无第二人可比。”在孙犁先生所评论过的画家之中,石涛真的是无第二人可比。

《读画论记》最后一节《石涛画语录》中,孙犁先生从石涛的一首题画诗入笔,以中国画的传统六法为理论,详尽分析了石涛的画如此出类拔萃,为什么能够做到、又是怎样做到的。他这样说:“面对眼前的景物,他的创作欲望,非常强烈。他进入自然

景物之中,并有推动和支配这些景物的愿望。他终于与自然景物结为一体,成为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景合一,天人合一。他创作的画,活了起来,也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并影响着自然,赋予眼前景物新的光彩,增加了大自然的美的内涵,美的力量。这样,石涛的画,就有了气韵,就完成了六法,也表现了个性。”气韵,是六法中的第一法。

作为画家,无疑石涛是出类拔萃的。但是,作为一个人,他却有着让人一眼望穿的毛病和弊端。他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一辈子渴望得志却并不得志的人,他自称“苦瓜和尚”,确实一生都是苦瓜一个。

石涛出身显赫,为明靖江王十世孙,却生不逢时,处于改朝换代的乱世,父亲被清朝杀死时,他才三岁多。如果不是被一个大太监抱到寺庙之中,早就和父亲一样死于非命,断不会以后流落为僧,精于绘事。为世人所诟病的是,清康熙大帝两次南巡,他两次都叩头迎驾,渴望得到皇帝的关注,即使做不成官,起码也可以做一名御用的宫廷画家。一次,是在南京长干寺;一次,是在扬州平山堂。第一次,他44岁;第二次,他49岁。正值壮年,但有希望,尚可回黄转绿,落照辉煌。他渴望能够实现从和尚到弄臣的一步跨越。第二次,让他更是充满希望,因为第二次他迎驾皇帝时,康熙居然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了他,并叫出了他的名字,这让他分外感激涕零。事后,激动之余,他写了两首七律,画了一幅画。诗中他说:“圣聪忽睹呼名字,草野重瞻万岁前”,“去此罕逢仁圣主,近前一步是天颜”。他的画的名字是《海晏河清图》,上有题诗:“东巡万国动欢声,歌舞齐将玉辇迎。”都极尽逢迎之态,道不尽的笔歌墨舞、心飞意动之情。

孙犁先生在《甲戌理书记》中也曾经论述过石涛这样的一段经历:在此两次迎驾康熙大帝

之后,“此僧北游京师,交结权贵,为彼等服务,得其誉扬资助,虽僧亦俗也。乃知事在抗争之时,泾渭分明,大谈名节。迨局面已成,恩仇两忘,随遇而安,亦人生不得已也。古今如是,文人徒作多情而已。”

在这里,孙犁先生对石涛的批评极有分寸。他只说他“虽僧亦俗也”,六根并未剪净。其实,这话却是绵里藏针,针藏在这句话的前面和后面。权贵和名节,是坠石涛入这俗之烂泥塘的两块充满诱惑并拼命追求的巨石。

如果我们重读孙犁先生的另一则文章《读〈史记〉记》,或许会明白,这样的两块巨石虽然巨大得充满诱惑,却是孙犁先生厌恶痛恨的。在这篇文章中,他引班固论《史记》关于“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隐恶”的文字后说:“就更非一般文人所能做到。因为这常常涉及许多现实问题:作家的荣辱、贫富、显晦,甚至生死大事”,“不直,可立致青紫;不实,可为名人;虚美,可得好处;隐恶,可保平安”。

以此观石涛,便可以明白孙犁先生对石涛批评的真正意义所在。涉及许多现实的问题,石涛所做的一切,便可以理解,这是孙犁先生的宽容态度;不能迁就甚至饶恕,这是孙犁先生晚年历经世态炎凉与人生况味特别是文坛各色人等与春秋演绎之后所醒悟并恪守的为文为人之道。可悲的是,石涛还不如我们现实中的有些人。巴结了权贵甚至阿谀了皇上之后的石涛,名人的头衔和声望是达到了,但真正进入宫廷得到天颜青睐的梦想却是破碎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则《甲戌理书记》论述石涛的文字中,孙犁先生特别强调了这样四个字:“古今如是”。这便是孙犁先生论述石涛至今依然具有的鲜活的现实意义,也是孙犁先生文笔的老辣。

谨以此文纪念孙犁先生逝世十五周年。



【性情文本】

关于桑叶的故事

□赵先德

在游子的心中,家就是故乡,故乡才是家。

2017年5月15日,离她的96岁生日还有半年,母亲离开了我们。回顾母亲的一生,归结为仁者安仁,好像最为恰当。她二十岁上从邻庄大户人家吕家嫁到大户人家赵家,那应该是1942年。战争、动荡,不久便改变了她大户人家小姐的人生梦想。她那双只会绣花的手开始操持家务,开始学习各种手艺来帮父亲渡难关。好像是在她结婚的第二年,我的爷爷即病逝,奶奶很快罹患帕金森症。当时,我的姑姑九岁,叔叔四岁,后来又有了我们兄妹六人。想想就知道那段时光有多么艰难。

回想她老人家的一生,有这样几件事值得一记。

民国三十二年的大饥荒,发生在母亲结婚后的第三年。土改中,她婆家的土地和四合院分给了穷人,她和她生病的婆婆,年幼的小叔子、小姑子以及出生不久的大女儿住到了过去喂牛的棚屋里。

灾荒的太阳光顾的日子,所有人都没有逃过饥饿。坡里没有草皮,树上没有了树皮,一片白晃晃。

母亲发现一棵被剥了皮的歪脖子树上有三枝桑叶的那天下午,已经是家里五口人三天没有吃什么填肚子的东西了。正在母亲为发现而惊喜,为不得而焦急的时候,本村的李二奶奶挎着一个竹篮走来。二奶

奶脚大,她是穷人家出身,没有缠脚。二奶奶脱掉鞋子像猴一样爬上了剥过皮的斜弯着的桑树,把桑叶一串串撸了下来。树下的母亲吓得两腿打颤,但她仍然嗅到了桑叶的香味,只是她的手将地上的桑叶一片片捡起,放在了二奶奶那个圆圆的竹篮子里。当她捡完最后一片叶子的时候,二奶奶正从树上下来,二奶奶有些生气:我是给你撸下来的,你怎么都装到我的筐里?说着,便掏出一大半放在母亲那个发了黄的柳条编织的篮子里。

那一夜,奶奶、叔叔、姑姑、父母没有“暗宿”,他们动了烟火,将桑叶剁碎,放上一笊清水,煮成了菜粥,一家人像吃年夜饭一样吃了一顿饱饭。

母亲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是在2009年春节大年初二的晚上。那一年,我做完了第一部叫《福娃》的动画片,是因为我看到了顾拜旦先生那句著名的话“把所有的年轻人吸引到奥运赛场上竞赛,而不是赶他们去战场上拼杀”,我被震撼;是因为我看到的《朗读者》中女主人公汉娜为了吃口饱饭被纳粹骗进集中营做了“看守”之后,为保尊严而不愿承认不识字的事实,最后,汉娜在心爱的眼中找不到一丝慰藉的眼神后上吊自杀的故事。我想用我的动画片告诉顾拜旦,他为了避免战争而创办奥运的壮举,在一定程度上免除了像母亲这样无数的平民老百姓

的苦难。他是伟大的。他发起的让全世界疯狂的奥运,其真正的目的是“one world, one blue sky(同一个世界,同一片蓝天)”。我做到了。那一年春节很快乐,我决定带母亲回山东老家过年。但她老人家那天晚上过于激动,没有睡好,从床上滑了下来,股骨头折了,只好去了医院。关于桑叶的故事,便是母亲在手术后,从麻醉中醒来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她说她回家是要看李二奶奶的,于是说了上面那个故事。

2009年的春节,母亲从医院出来,病情稳定后,我回老家代表她去看望了二奶奶。二奶奶告诉我,你母亲只记得我帮过她,却没有告诉你,她救过我的命呢!我有陈年老病,带状疱疹,每次犯病,不论是下雨还是下雪,你妈妈来为我针灸,每一次都得半宿不睡。

母亲从她娘家婶子那里学会了中医针灸,能治包括面神经麻痹在内的许多杂症。她的一生治愈的面神经麻痹(农村叫吊仙风)患者有好几百个,但从来都是义务的。另外,记得她在六十岁以后,还能拿出整天的时间,用她的巧手为乡亲们制作各种祭祀的用品。

母亲的灵柩回到老家,第一个来看她的,是她一个病号,第二位来看她的是李二奶奶,第三位来看她的还是一个病号。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好,他们拿来的无非是几个香蕉、几个粽子,但他们想表达的,是

他们对于仁慈的母亲的怀念,是对一个仁者的难舍。

母亲手术以后重学走路,至她辞世有八个年头。其间,因脑萎缩而致意识时好时坏,于是,她的记忆与现实的冲突又有了许多值得记住、值得琢磨回忆的细节。

有一次,下班回来,她指着墙角的家具,告诉我,这是闹鬼子的时候,她把她娘家的家具寄存在这里,这是家好心人家,帮她保存得很好,应谢谢人家。

有一次,我正要去上班,她逃离保姆的视线,一个人拄着拐杖从二楼走下来,用拐杖猛敲了两下楼板,第一次对我发怒:上班,上班,我们还回不回家?我只好强忍泪,放下书包,将她扶下楼坐上轮椅,到附近小区转了一圈,又一次模拟回家,直到她高兴。

在N次模拟回家后,我担心她的身体将来恐难回家,就和从国外回来休假的儿子带她真正回了一趟家。

在飞机上,为了逗她高兴,我找出一本航空杂志,让她认字。母亲唯一对自己父母的怨念就是没有让她读书,她只是偷偷地学了几十个汉字。那一次,杂志上有一行标题,标题中有一个“家”字,她一下就指了出来。

母亲的时空里存下的是战争的恐惧,存下的是乡亲们的爱,是相互救助的故事,是一串桑叶救命的记忆。